



邱宅大堂中的神龛

记者手记

破败邱宅需要保护

与初建时有五进院落的邱宅相比,如今的邱宅只剩下两进院落。据邱家后代讲述,民国时期修建骑楼老街时拆掉了第一进,而后两进已经坍塌,现仅剩下前堂和正堂两进。

一走进前堂,与前堂内精美的木雕、古老的木门、整齐的地板砖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堂内杂乱摆放着木板和废弃的桌椅、偶有明显虫蛀的门窗以及屋顶有杂乱的电线,无一不是安全隐患。往里走至二三进院落之间的庭院里,两侧一面面砖砌的围墙挡住了东西厢房的正门,打乱了老宅原有的格局。穿过正堂,三五栋自建民房映入眼帘,毫无第四、第五进庭院的身影,正堂后面一片断壁残垣之景。

“第四进房子约2010年左右坍塌,无法居住,而且修复祖宅的费用太高。”坐在一堆建筑废弃材料旁的邱世雄陷入纠结,看着眼前仅剩下两进院落的邱氏祖宅,破败感从杂乱无章中彰显出来,他虽不愿意搬离这间住了60多年的老宅,却又付不起修复老宅的费用。最终,他选择在今年推倒坍塌的院落,重新建起一栋三层小楼,紧挨着在第五进拔地而起的其他自建房,局促拥挤。

记者从海口市文物局了解到,在2009年海口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中,海口市文物局将邱氏祖宅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,不是“文物保护单位”。“邱宅木雕也较为精美,带有浓厚的中原文化印记,值得保护。可也正是因邱宅不属于‘文保单位’,其保护工作需要政府与邱宅所有权人共同商讨。”王大新介绍,海口市文物局已于2013年将“邱氏祖宅”申报了第三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,该申报仍在审批当中。

海口百年邱氏祖宅: 福建商户建殷实老宅

文/海南日报记者 王玉洁

百年老宅,木雕精美

位于海口市龙华区中山路北临长堤路的邱氏祖宅,坐南朝北,大门朝向中山路,后方通向义兴西路。

推开门,往里走去,高度呈稍递增之势,而且它们都处在同一条中轴线上,南北贯通,房屋外围两侧各有一条小巷子,正屋和两侧有廊庑。而在正门后有一扇隔断,绕过隔断后却发现,大门与骑楼中山路平行,却与前堂、中堂不平行。

“房屋间隔局促,大门后特设木隔断是为了调整缓冲局促之感。”至于为何与古建筑中轴对称平行的原则相悖,据邱家后代介绍,1924年前后重修骑楼,为了与整条街布局保持一致,大门和隔断与中山路平行,却不与前堂、中堂平行。

不管是邱宅的窗户、格棂、门扇、隔断(门的上方),还是正堂里神龛、几案、供桌之上,还是屋顶梁木之下,栩栩如生的木雕图案随处可见。兰花、菊花、莲花、石榴、牡丹花、杜鹃花、喜鹊、金鱼、蜻蜓、蜜蜂、人物、玉佩、如意、花篮、瓶子、祥云、文字等,凡是能寄托美好祝愿的木雕纹饰图案一应俱全,技艺十分精湛,反映了屋主祈求福寿、喜庆、吉祥、如意、富贵和平安的美好心愿。

邱宅还有不少的木雕、斗拱、榫卯、础石、窗样、水道、匾额、家具等,文物精美、内涵丰富,凸显历史和文化价值。海口市文物局局长王大新介绍,正因其年代悠久且木雕精美,在2009年海口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中,海口市文物局将邱氏祖宅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。

颇有文化气息的祖宅

拾级而上前堂,用手抚摸虚掩的房门,一种别于木质的摩挲感传来,一位喜爱民间文物保护的丁先

生认为房门木雕凹凸处打上的是贝壳粉。“这是福建木雕风格,正堂的门、窗、房檐等材质多为榫卯木结构。”他判断。

“清末时期,我们的老祖先邱超亭就是从福建莆田起家的,以经营陶瓷生意为主,后迁居广东潮州,最后移居琼州府做航海生意。”邱家第六代邱世枋的话印证了丁先生的判断,如今邱氏祖宅有福建木雕风格也是有迹可循,想必邱超亭是将家乡的建筑风格带到了海南。

穿过高挑的前堂,来到一间小庭院,庭院两侧是东西厢房,虽然厢房前已被后人新加盖了水泥墙并圈出了一个小院落,但隔着水泥墙依稀能看到刻有“芝香室”的匾额于西廊庑上。此题名出自《孔子家语》:与善人居,如入芝兰之室,久而不闻其香,即与之化矣。意为君子之居所。

“手捧流泉,通体凉爽。”出自宋代诗人白玉蟾的诗词《挹爽》。而与之相对的东廊庑挂着“挹爽轩”匾额多是出于此诗。丁先生判断,“白玉蟾是海南琼州人,想必屋主是知道出处的”。而在山西、苏州园林中也有“挹爽轩”,但在海口这样炎热潮湿之地,取名“挹爽”更是表达了一种别样的心境。

再往前行,便是“笃庆堂”正堂了,正堂匾额上的“笃”有踏实、笃定之意,“庆”有福庆、喜庆之意。

邱家第七代邱庆泽回忆起家里老人告诉他的故事:“在海口定居的邱家家境殷实,不仅在海口拥有几百亩土地,还有十多户铺面,邱氏第二、三代人基本靠收租金过生活。”按以前邱家的富裕生活程度来看,将正堂匾额上‘笃庆堂’理解成幸福一点也不为过。”邱庆泽说。

由盛渐衰的邱家

说起邱家的种种过往,不管是邱氏第六代邱世枋、第七代邱庆泽,还是邱庆泽的小女儿,大家不

约而同感叹:“我们的老宅子以前很大,共有五进院落,老祖宗打下的家业非常殷实。”继而话锋一转,言语间满是惋惜:“现如今祖宅衰落了。”

邱世枋总听已有90高龄的母亲说起,母亲1945年嫁到邱家时,邱家第一进院落就已经因修建骑楼老街而被拆,“民国以前,第一进是通到中山路以外的。”

“而民国时期的邱家,已开始慢慢没落。”邱世枋说,母亲嫁过来以后,家中生活早已基本靠邱世枋父亲的外祖母接济。当年邱世枋的曾外祖母开了一家“九八行”(即商行),柴米油盐酱醋茶布等一应俱全。1940年前后,邱世枋的父亲开以煤炭为动力的货车,往来于文昌、临高、琼海等地,“既辛苦,赚的也少。”邱世枋回忆,父母婚后,父亲便当起了“走水客”,在琼州海峡两岸进购货物并销售,贴补家用。

“解放海南以后,邱世枋的父亲因种种原因留在了香港,再也没有回来,母亲便独自一人将我们兄妹四人抚养长大。”每每回忆起这段,邱世枋的脑海中便过电影般闪过那些年的艰苦岁月,五个人挤在一间不过七八平米的房间内,母亲以做保姆、裁缝为生,日子十分艰苦。

64岁的邱庆泽回忆,幼时父亲没有工作,一家生活全靠祖父接济,十分拮据。“房间远不够一家十几口人居住,后来连庭院里都睡满了人,整个邱宅最多时住着20多户200多个人。”那段人挤人的日子让邱庆泽不愿多描述一句。“文革”后老宅状况好转,50年代左右出生的孩子已经长大,他们纷纷到工厂工作,减轻了家里负担。

直到今天,邱世枋和邱庆泽叔侄二人还住在邱宅内,和他们两家一起生活的还有与之年纪相仿的4家邱宅后代。“我们一出生便住在这里,习惯了,也不愿搬走。”邱世枋说。



邱宅门上木雕



供桌



邱庆泽的奶奶